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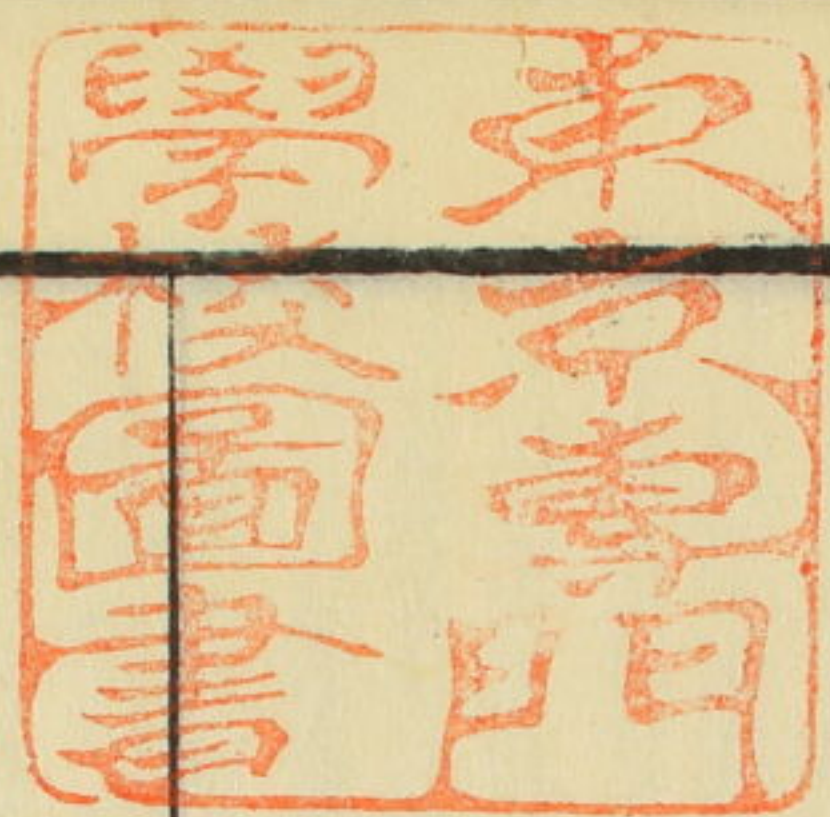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五

十九

仁12  
474  
19







門 474 卷 19

困勉錄曰總見聖人擇人在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

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

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

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

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者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須知公治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亦不必不在縲紲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也。兩賢豈有優劣哉。

論語卷之五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如也縲黑索也

紲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通考東

日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

則不須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外至者為榮辱哉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縲紲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

讀本

徐傲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論語卷之五 公治長

二

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

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

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怨

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

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

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

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眾矣

○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

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

紲不足污其行附蒙引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

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

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

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

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妻之

不然善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貴耶

四書釋地續曰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適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官者蓋各以所居之官應劭或氏子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嚳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諡神

反正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

事又見賢通反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

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宮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宮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

冶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

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處音伏名不齊

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說統曰按此章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曰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容嗟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



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入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

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

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

之如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

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

賢遍反

魯之多賢也

朱子曰論

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附語錄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

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份按子貢之類悟亞於顏子豈子賤敢望夫子上章以君子許子賤亦未必以不器許之故此章若謂子貢之器當更求進於不器則可如以子賤為不器而謂其優於子貢之器則不可也

兄師友厚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稱入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

宗廟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

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

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

說統曰：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不佞，是病仲弓處。

人於不善故心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提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仲弓

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

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附語錄：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蒙引：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說統曰按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即是用佞處玩本文兩箇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專為仲弓辨仁○困勉錄曰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說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按陳氏以佞為裕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竊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矣

論語精義 卷之五

五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附蒙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

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

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附東陽許氏曰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用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語錄問為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為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麓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論語精義 卷之五 公冶長 六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

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閒愛。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

份按真氏此條尚有解不息數語不知何故刪去然自四

書通以來已然矣

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也。死而後己。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



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為體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附仁山金氏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說。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

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

呂晚村曰。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原不是。矛盾也。若如艾千子說。自見不足。益見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淨雲過大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着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着實。即所謂進取也。若如千子說。

止就政事推行處。請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成。近人誤指斯字。渠自着。廣要見。豈可因嗜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又曰。斯未能信。即據所學所仕。日用平常之理。切實下語。不將斯字看作黑腰子。乃於註中篤志與不安於小成。意親切有味。又曰。近論此節者。惟取使說二字。及對契神情。謂吾斯句不可實發。此種議論。一出純作拈花微笑。一向打入青州布衫。庭前柏樹子去矣。○困勉錄曰。袁了凡云。聖賢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末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必

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語錄。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雕開。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他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為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



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  
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  
則雖澤被於民皆分外也此  
開辭夫子之意也二意原不  
相礙按蒙引以夫子亦知開  
之未能信與謝氏註稍異然  
實可從了凡亦是本蒙引來  
又曰斯字指理信字及註已  
見大意見字篤志志字不安  
小成不安二字指心謂斯指  
心言者謬謂指仕言者尤謬  
又曰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  
只在氣魄上略分其實斯字  
包得點許多至篤志處又  
是開所獨又曰瞿昆湖云即  
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  
可知即其不安於不信則他  
日之能信可知趙浚谷曰子  
之說之只說其當下一念豈  
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

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  
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  
○程子曰漆雕  
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若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  
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  
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  
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  
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  
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  
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又曰  
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  
一性知性則可悟道又曰古人見  
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  
惟見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  
至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  
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  
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  
一性知性則可悟道又曰古人見  
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  
惟見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  
至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  
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

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按  
畢竟兼說為是  
份按語類云斯只是這許多  
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  
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  
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  
盡云云輯釋本將信是雖已  
見得如此信字誤刻於字而  
大全遂仍之編書者直是不  
曉文義矣  
份按胡氏謂毫釐未信皆自  
知之乃是見道分明處蓋此  
即不知為不知是知之意然  
於見道分明却只說得半邊  
存疑兼必先自信方能治人  
立說乃為完備

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夫  
或有未盡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  
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  
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  
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  
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  
謝氏曰開之學  
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  
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害其為未  
知而開自知之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  
味曲折不若開  
自知之精耳  
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  
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朱子曰據他之  
是他不欲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  
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  
只安於小成耳如



份按須是真見得下。原文有  
有字當添入。

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人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卽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

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局於小。○雙峰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蠟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纂疏黃氏曰。謝氏說一毫不自得。不害爲未信。似指心之所存者而言。集註言真知如此。而無毫髮之疑。則專指所知而言。安知未信之言。非兼知行而言邪。曰。觀斯字之義。則指斯道而爲言。非指此心之志於道而言。故但可以有爲言也。然謂之真知。則是心理相契。無復疑礙。安有所存所行之未實乎。故但言知而謝氏之意在其



份按困勉錄謂信字內有三  
意一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  
身而皆誠大全朱子第四段  
甚明愚謂惟細微必盡自反  
身皆誠細微必盡意尤重可  
包反身皆誠意在內看本註  
專以真知言可見存疑說信  
字雖生反身而誠一邊然却  
從細微必盡說來也

中矣。○存疑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合當  
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  
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恁底做。不  
恁底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是  
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  
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  
特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為。這就是信。  
○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  
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  
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  
世以就功名者。○開見得道理。須要到那自信處。方  
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  
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知得治已工  
夫。須到盡頭處。方可出來。治人又知得自家未到信  
地位。此皆見  
道分明處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哉同古

字借用

桴後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

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  
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  
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  
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  
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  
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

翼註曰說者謂好勇二句泛  
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口氣似  
泛而意實專為此事發也



王字泰曰。仁道至大至精。勇  
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  
而用其才。善說辭者不得而  
施其辨。當時皆不識仁。故因  
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

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  
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  
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  
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  
所耐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不能字。是揚而抑  
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  
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  
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  
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  
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存疑此與居九奪同意。浮海  
亦不是。泛往冀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  
吾將乘桴浮於海。海島之君。或者有所遇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  
呂晚村曰。聖門重求仁。用才  
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  
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  
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又曰。此章論三子。不實斷其  
于仁如何。而曰不知者何也。  
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之謂。若于此有纖毫信不  
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  
知。或人欲欲起。天理漸滅。亦  
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  
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  
難說。至于治賦為宰。與賓客  
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  
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  
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  
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  
也。今人有云。仁必全體既備  
而後可知。仁必舉念皆理而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  
後凡

言春秋所謂悉索。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  
索。音色。盡也。悉。盡

敝。邑之兵賦。敝。賦。以討於蔡。三。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後可知是洞見本原之論。又曰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泛論入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若以人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又曰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腰子也。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

份按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玄端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翼註曰又問及兩何如俱是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便是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

問其仁非問其才

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不及私意。操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附四書通仲弓重厚簡默在德行之科。夫子尚以為不知其仁。則於求以為不知其仁。宜矣。朱子於仲弓章或問獨提出全體而不息五字。蓋謂仲弓地步未及乎此也。集註以此為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則其去仲弓又何如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愈勝也。

份按或謂顏子明睿所照已到一貫地位。子貢尚在聰明聞見上著勞。所以不如。即使聞亦知。猶然弗如。愚觀聖門論用功。每從聞見入。故



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然聞字又可包見字如或儀文辭之皆得聞是也其在子路冉有各以聞斯行諸為聞記者又稱子路有聞木之能行唯恐有聞未有抹御聞字者吾與何言終日是即顏子之聞也安得以聞見上着力為字責病或又謂子貢病在以聰明聞見自負今能自知自屈即此一念便能於本體上反求自可幾致一貫之妙故夫子與之不是許其知二可進於知十思謂子貢既能自知自屈便不安于已知不盡其已至而有可自進之機夫子所以與之之意如此其終聞性與天道也豈非知之果進於知十乎如謂舍聞見而及求本體以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

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顏子明睿反余例所照即始

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

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

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對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

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

得一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

幾一貫乃是禪陸宗旨非聖門之學也或謂明睿所照推測而知是朱子分別兩人之知子貢尚未知其分別在此愚謂子貢若不能真知其所以弗知處恐未即甘心自屈也或謂此一章不知在既聞一貫之後抑在未聞一貫之前諸儒尚未參及愚謂聞一貫之與聞性與天道實是一時事先儒既謂此後終聞性與天道則此章自在聞一貫之前無可疑也外此紛紛邪說為今人所不復道者則愚亦不復置辨矣

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附語錄問聖人生知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則如何曰孔子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直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問顏子明睿所照令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徧但未盡其極耳○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



甚底○朱子文集程允夫問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為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為顏子答曰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御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云智

二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

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

於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且自知之明則不安

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而又重許之去聲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

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再閱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莫官反也言

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

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

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李衷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指宰子與傷今思古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符

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

慶源輔氏曰宰子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斲斲毗祭反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

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

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蒸押揚反覆以深警之也湯霍林曰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近來不爾也一串說



困勉錄曰說統云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或有專就作用上說者看來亦可兼用○說統曰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或以申根為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根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翼註曰註堅強

不屈不是不屈才慾只是說一念中餒一事外掛皆屈也○說約曰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不屈才慾則扭做一處無分曉矣又曰凡語意皆以照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妙者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有慾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故若首句先道破即下文亦何但嚼嚼○份按呂晚村謂論剛之全義即無慾不足以盡剛愚觀孔子謂自省不疚何憂何懼曾子謂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孟子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皆言剛之必由于無慾也且所謂慾者不必沉溺其中統有所向便是慾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求去這個慾字無慾

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驗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焉於度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根弟子姓名魯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

為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

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拚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項反

自好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聲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

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

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



之難如此。則是無慾自足以盡剛也。然謂無慾不足盡剛亦自有說。蓋謂無慾即是剛者。克已便是復禮之說也。謂無慾不足盡剛者。克已又須復禮之說也。愚嘗細玩此二章之旨。竊謂仁者必須復禮工夫。纖悉必到。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方可謂仁。不是空空克去已私便了。若剛之為義。只是私欲盡除。堅強不屈。便足當之。無愧恐尚未到動容周旋中禮境界。故語類中問者。有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語。不得中行章語類云。聖門只顏子如此純粹。如曾子便過于剛。夫謂之過于剛。其不能純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知。然畢竟即此便可謂之剛也。賢哉回也章語類云。問顏子

不改其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夫程子謂顏子所樂者。仁。朱子謂惟仁故能樂然。則顏子之樂。仁也。而浩然之氣。剛也。朱子既謂浩然之氣較粗。可見仁之與剛自有精粗之別。而剛之義。洵不外乎無慾。正不得無慾不足以盡剛。而引克已又須復禮為比也。○朱子解仁者必有勇云。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夫仁者之勇。只是心無私累而已。孰謂無慾不足以盡剛乎。

言言力全 卷之五

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彊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

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棖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蒙引。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入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棖也。慾焉得剛。○存疑。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氏所謂浩然之氣也。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吾往。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蓋人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直。而氣欲然以餒矣。必以集義為事。使心純乎理。而自反常直。內省不疚。然後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不憂不懼。雖千萬人吾往矣。○剛與柔相反。慾乃剛病。根謝註。謂剛與慾正相反。未是。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公冶長 七



翼註曰及字就目下言不就後日言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

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

夫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

困勉錄曰說統謂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按理原如此然此處却重只重教不躡等文章是夫子日以教人者故可聞性道夫子所不輕以告人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怨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

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



者故不可聞。翼註云文章即性天顯設處性道即文章。微處本是一而二而二而一章旨不重吞一上此說得之矣。又曰須味註罕言字謂夫子之曰言而學者不可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曰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則聖人之教初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

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

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章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文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附語錄。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



說統曰此即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畫出子路一箇心事也未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能非也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葉應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恐惕之意蓋急急皇皇不少寧處惕然猛圖欲聞斯行之以為後聞之地以裕繼

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耳○讀書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若開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

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

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

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饈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

行之力耳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量純之則行健不息矣

困勉錄曰不可提敏字作主但性敏位高亦可交互證蓋性敏者多不好學况又位高乎位高者多恥下問况又性敏乎○說叢曰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為文矣不同

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特其天資

多怠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諡法有以勤



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此

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

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

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實於穽，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室，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

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瑚簋禮器也。夏曰瑚，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諡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三善言，只有三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三善

份按表記云：諡以尊名，節以壹惠。鄭註雖云壹讀為惠，猶善也。然惠字解者不一，不可竟改作一善。語類亦仍用一惠二字也。

命吾人全卷之五 公冶長



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為用也○厚齋馮氏曰諡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僑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也也慶源

呂晚村曰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入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云南陽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

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真面目又曰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透此意方切子產平生○困勉錄曰首說箇行己之恭則與夫三歸及培修然自放者異矣此一句是為人根本唯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不得行其志也又曰勤勤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

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存疑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脩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曰謙遜夫子師道子產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通考仁山金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駟上下有服通考仁山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田有封洫忽城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反通



考仁山金氏曰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則其事上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份按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兩屋字今訛作居字可笑

○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附存疑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曰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表裏之義也○使民是驅使猶云駕馭也○吳氏曰數上聲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聲者三也張氏存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



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稅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  
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  
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  
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  
廢六關未知孰  
是姑併錄之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

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

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  
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

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  
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  
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  
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  
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  
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  
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  
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入一事而言爾

四書家訓曰交久何以敬衰

一則久而易狎狎則不敬一  
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呂  
晚村曰久字粘定敬字說不  
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  
難久而敬乃見其難所以為  
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又曰  
晏子之久敬亦不指所擇者  
若敬其可敬則不敬者多矣  
且敬隨人轉矣又曰善與人  
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  
善交之道也顧麟士謂惟善  
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  
反為善交贅語矣又曰經云  
善與人交近人却云善與惡  
人交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庸眾都在惟敬則無所  
不宜君子所以處崔慶陳鮑  
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  
說則其為敬也純是機權作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於石  
不終日貞吉以為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  
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  
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  
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  
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  
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  
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  
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  
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  
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章悅反  
知去聲



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  
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  
病也○困勉錄曰能敬斯能  
交是餘意不可即包在久而  
敬內

份按朱子云小慧非所以言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舊伯彊字居

猶藏也蔡大輿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

斗拱音拱也藻水草名椳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椳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

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

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下筮上

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

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

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

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

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

文仲則此條不宜採入也

份按困勉錄謂集註有二意  
圈內是就事看則子文心無  
私而未必事當理文子事當  
理而未必心無私圈外是推  
外看以僭王猶夏正君討賊  
之義論之則二子心皆不能  
無私而事皆不當理此二意

有感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  
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  
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  
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  
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欺厚號橫渠先生  
長安人山節藻椳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原互相發明。愚謂子文節註云。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即總註所謂未有以見其必當于理而無私心。何嘗以心無私許于文乎。惟陳文子節註謂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云云。則專責其心之不能無私。似謂其事已當於理。然總註既皆謂其未必當理而無私心。又極言其事之於理不當。自應以總註作主。使兩人同例。并事與心而斥之。不得謂其互相發明也。且陳文子去國。未幾無故復返。而與亂臣共事。則非其清而失之。而顧稱爲事當於理可乎。困勉錄此說。以心無私而事不當。理事當理而心未必無私。分屬二人。語類中亦有一

條如此。然其自注已謂此說可疑矣。至高新鄭謂二子事皆當理而心不能無私。此則誤謂事之忠清即是事之當理。而不知其固有別也。夫註所謂其忠盛矣。可謂清矣者。言其事之忠清也。或問所謂指其事言言之。不過論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是也。其責之以循夏僭王之罪。正君討賊之義。則謂其忠清之事。猶未能當理也。事不當理而心之不能無私。又不待言也。夫二子之事。已做得如此。可觀而無愧於忠清。固不得因事之不當於理。而并抹倒其忠清。然二子之事。終於理未當而不得爲仁。亦不得因其事之忠清。而并許之爲已當於理。故事之忠清與事之當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反。奴。於

音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邾。音云。生鳥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浮於邾子之女。

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

爲令尹。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釋舊政告子文。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釋舊政告

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日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愠。物我無間。釋舊政告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

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斑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

尹。至禧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爲令尹。其後子文之

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又爲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薦呂臣爲令尹。其後子玉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之上。閒。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禧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揆。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爲賈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于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啟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他事。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蓋可想矣。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理不可混而為一也。份按此條原文云。則是卒之時又為令尹也。言子文復為令尹而薨守位也。今云卒又為令尹。便不可解矣。卒而子文繼之子文二字。疑當作關。般。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句。太宰二字乃是太宰二字。當改正。

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子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附語錄。問令尹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會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

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杵。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

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惡得汙其身。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

四書釋地又續曰。凡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始為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字。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份按出車一乘下原文尚有馬四匹三字何故刪去

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

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

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閒去聲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公鞭待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閒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盪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人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公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

臣于胡且反振將候反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振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

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

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當謂合禮義也遂以小者

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

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



份按聖人之忠清是即仁而已矣。比干伯夷是也。程子此言不若朱子之當南軒之說亦似不以程子為然。然却不免為之同護。又檢程子亦有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之論。則此條所云固非其定論也。

份按語錄是就心上說。今落去說字。此句之下云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遜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此數語翻別得極分明。何可刪

去此乃輯釋改壞而大全仍之也。○朱子謂二子忠清就事上說。比干夷齊之忠清就心上說。夫就二子之事觀之。非不可謂之忠清。然却不能當理無私。而如比干夷齊之忠清之出于心。故不可謂之仁。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既出於心。則其忠清即為仁矣。然則二子之所以不得為仁者。終是其忠清之未至也。何也。以其事雖可謂之忠清。而不能如比干夷齊之心之忠清也。故鄭子上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而朱子然之也。○事之忠清則其事未能當理無私。故不得為仁。心之忠清則不徇事當理。而心并無私。故可謂之仁。蓋心之忠清則忠清與仁合而為一。

不知之語。憲問克伐。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

得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

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

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而也。子文三仕三已。畧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

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

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

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

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二事

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

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

○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

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

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

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

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

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

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

引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



而事之忠清則忠清與仁分而為二也

大全辨曰求仁之要在當理無私之前當理無私即仁非當理無私之外更有仁也窮理而後能當理克已而後能無私程氏不於窮理克已處求仁乃以當理無私為求仁之要亦弗思之甚矣

言言大義 卷之三  
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以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附朱子文集答劉季章書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

份按僖公三十三年乃是二十三年當改正

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答鄭子上書問莫是仁中之忠清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曰此說得之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聲楚所謀者無非

僭王猶反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鬪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三

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鬪穀於菟滅茲六年楚子闞許許男面縛衡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



份按宋子云管仲三歸及地

人以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子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猶夏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二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撼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必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稱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猶夏之事。宋子云如管仲歸及地。聖人却與其仁之功。

云云前首節小註中已載過故通義刪去此數語今則不免犯複矣

份按我焉已句。本是我焉得已。今落得字。

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弒逆。虞責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法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



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舒攻崔氏盡俘其家舒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三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於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宋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正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

份按夫子曰焉得仁則亦已斷其為不仁矣

份按纂疏陳氏謂仁道甚大非可指一事而言之語類中亦有云欲論仁如何只將此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被要不若此條所論為當

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附語錄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日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亦可知矣○或問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天下然後為仁何其言之戾邪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况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仁也耶○四書通子文文子之事未必皆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夷齊三仁之



翼註曰。文字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呂晚村曰。只論思之理。不甚駁。文字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字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駁。駁三思有別識。則其謬也。直誣畔聖人矣。而可乎。又曰。子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

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  
困勉錄曰。因私意則致三思。因三思則私意愈起。此段與集註程子一段是兩層。意寔相發明。

困勉錄曰。存疑再思的是一思一段最妙。亦本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知此則周公之夜以繼日。可以不必疑。要知夜以繼日亦止得再思未嘗三思也。大全橫渠一段另是一樣意。難並用。若

事皆能當理而無私心者也。然集註釋之。又自有異。於子文之忠。則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入欲之私。於文子之清。則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於夷齊之仁。則曰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三仁之仁。則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其釋仁字皆本當理。而無私心之說。然於諸子所以形容其心術之微者。又自不同。集註用意之精如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聲。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

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

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

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入之以義制

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

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

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蒙引。三思者。謂所

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三思也。○存疑再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

與初間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

一思。第三商量。○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

底。乃是再思也。



語類所引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之說則自與朱子欲人以義制事一段同也又曰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言恐未是雖上哲亦須是再思亦不可三思雖曾鮑亦不可三思

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

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

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矚宣公之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

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思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

學

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

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

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眾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附語錄問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著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多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



份按本註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字正解而又輔之以保身濟君之說明有兩層意思合之乃見其不可及語類中皆兼此兩層說如所謂不全身退聽却似愚所謂他只管尚前做那事去所謂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將莽做將去所謂竭力其間至誠懇惻皆就不避艱險說也如所謂又事事處置得去所謂又却做得了所謂却罷罷脫禍患卒得兩全皆就保身濟

差處是初間畧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入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入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

君說也若程子所謂沉晦免患却似只在保身濟君上說雖止說得一邊然必兼此意愚字之解方為完備朱子謂無道時要正救者每不能免患又謂若不能沉晦以自處則必為人所害尚何君之能濟又謂武子之愚是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特將又將保身濟君一邊意另發揮一番其答廖子晦書謂陳蕃事未成而謀已泄王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不能為甯武子之愚可見保身濟君意亦不可全抹倒也又于子呂晚村皆只主不避艱險之說以為縱使成公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終不可及誠為絕頂正論然終不若朱子之說更為完備但說沉晦處只

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於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臧守門以為使丟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與甯子共載而人國公子欲犬華仲前驅欲市專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



當言其不露圭角不自表著其能委曲調護周旋成事蓋沉晦二字中自有正大道理不可說入狡獪權謀上去也○蒙引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之不可及謬甚彼蓋以此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宜為句頂上不避艱險而保身濟君句與不可及句相連故有此悞不知朱子原以不避艱險為愚字正解故以智巧之士不肯為句緊相聯屬而後以保身濟君之說足之耳

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為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橐音託衣囊也籥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鑿衍酖衛侯衍鑿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鑿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鑿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鑿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與珪同二玉相合曰珪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公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於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

四書釋地又續曰甯武子俞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攷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俞始盟死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專以指實余請實以事如鄆陵之役樂書將中軍適子慶之師次子鍼為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左中軍者父士變為公族大夫者其子也將下軍者父韓厥為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孫宿執政為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諡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為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

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於成公三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

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不當愚者

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



蓋文公末年俞已歷仕大夫  
值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  
公三年俞繼父正卿備罹艱  
險故曰無道則愚集註以有  
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  
其次第固不紊矣

以見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  
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日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  
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  
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  
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  
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  
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  
免刑戮遽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  
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  
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  
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  
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  
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  
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  
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  
得為真愚是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  
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

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  
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  
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  
始終以亂亦是甯子久匡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  
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  
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通考仁山  
金氏曰夫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難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份按夫子凡三至陳落始至  
陳三字當添○金氏此條似



有快處已於序說中論之

說叢曰或疑子在陳顏閔諸賢見在從游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者寬詞也從游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沐浴未嘗無事業也份按注云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蓋從游諸公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其留在魯國之人則各自成章不知裁度故欲歸而裁之此乃是正解說叢說與註不合然其言却自有味故存之摘訓曰註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正是他不知所以裁之處故欲歸而裁之尚在言外存疑就指夫子說未是

份按語類云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今刪去底字而云做得箇狂人成便不成話矣份按輔氏謂惟狂故簡惟志大故畧子事其說最當至謂註中志意高遠頂志太過中失正頂畧於事淺說因之謂成章句申言狂不知所裁申言簡則是將狂字全就好處說簡字全就不好說矣愚玩過中失正句未見得是專說畧

言言大全卷之三

葉楚昭將用孔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吾黨小子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得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

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再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哲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畧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微菴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三



於事恐當兼志大而畧於事  
言之則志意高遠句亦當包  
畧於事在內此正所謂惟狂  
故簡惟志大故畧於事也蓋  
志大而略於事可以進於道  
處在此不合於道處亦在此  
未可將狂字全說好簡字全  
說不好也語類說不知所裁  
句謂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  
高都不理會事所謂只管是  
要他身高者志大也都不理  
會事者略於事也可見不知  
所裁句之非專言簡矣語類  
謂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問  
者又謂狂簡既是志大而略  
於事却又如何得所謂成章  
可見成章句之非專言狂矣  
困勉錄亦以輔氏及淺說爲  
未當也○行不掩言固是簡  
之不好處然能擺脫俗情便

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  
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  
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  
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  
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  
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  
則不終於狂也附語錄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故  
無可憂者○問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  
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  
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  
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遜世高尚底  
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  
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  
子桑戶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便如  
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  
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  
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

是簡之好處若將簡字全就  
不好邊說而以不知所以裁  
之句屬之然則夫子之所裁  
者止裁其簡而其狂已是全  
好不用裁乎必不然矣

呂晚村曰畸人之清便有絕  
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  
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  
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  
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  
胸次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  
於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  
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  
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  
不可犯濇此爲聖之清耳當  
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

爲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問先生解云  
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  
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  
爲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  
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  
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  
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爲  
有倫序有首尾可觀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

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



非於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又曰昔紫微舍人謂大辟之罪不可赦原。然到臨刑時果能自立一念曰我悔了。也便應赦他。此便是佛氏慈悲懺悔及放刀成佛之義。與聖賢度量漸不相涉。不念舊惡。正要從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朝衣朝冠如坐塗炭中。推勘出來方見得大公無我。正如雷殛電擊之後。繼之以光風霽月。毫無所礙耳。凡聖人度量無不皆然而獨舉夷齊者。所為微顯闡幽也。

特而有分。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鳥路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

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附語錄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呼醢

反西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



份按語類云。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蓋此只言小者所予如此。則大者之予可知。小者所取如此。則大者之取可知。未嘗以予與取互說。如所謂輕施者必好奪也。今將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句刪去。不是說三字。全與朱子之意相背矣。語類中有一條云。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愚謂此即如此。予必如此。取之意也。編書者不將此條採入。却將前說刪改。蓋

此乃輯釋之過。大全不知而仍其舊也。

份按語類云。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今將而但如此四字刪去。又改自是足了。為是自足了。殊不可解。

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之。所以

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日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根剛

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入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語錄問或朋友間急來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乞得。○若無便說無多少。正大至若有人急

難非已可成。明告於家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

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

恥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環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

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

過詔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



之謂邪故可恥。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

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

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入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入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入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語錄問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

吳因之曰。車裘其敝頗類彼的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別。○呂晚村曰。車馬節說來。每有二病。一。格便是俠客之辭。財。高一。格便是豪周之達觀。兩者於聖賢求仁強恕之學。何啻去而萬里。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顏淵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之異耳。

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又曰。學者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上。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問子路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處。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難了。○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有是工夫了。○蒙引。子路之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



份按困勉錄謂無伐無施。要  
看得是顏子已溺已飢之意。  
方與此章言志切。不要看得  
與若無若虛一般。此說最是  
慈必看得是已溺已飢。意乃  
所謂與物共也。困勉錄又云。  
又要看得是天理周流不止。  
是萬物一體。是心之德不止。  
是愛之理。此却似與所謂與  
物共意。友難說得親切矣。更  
商之。○又按呂晚村謂當于  
兩無字。看州顏子克己之功。  
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愚謂  
看來却是克己之功已到。故  
能如此。蓋二子平日皆是用  
過工夫。已去得私意者。朱子

也。設使敵繼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敵。其車馬輕  
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敵為憾。其能以敵繼儼立於  
間乎。  
孤貉之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而不伐是也。見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或曰勞勞事

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

謙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

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

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

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

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

謂二子曰前想亦不免憾與  
伐施之病。今方不然。又謂二  
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  
了。可見是工夫已做到也好。  
學章語類云。緊要工夫。只在  
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如無伐  
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  
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則無伐  
無施。固與不遷不貳同。為克  
己之符驗。而非克己之功。明  
矣。然謂無字是用力量。不作  
自然字。亦自得解。蓋顏子自  
說固當有望。道未見之意。語  
類云。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  
必須服藥。提防。願得不再發。  
作益。晚村所謂是用力量者。  
正服藥提防之謂。不得云工  
夫已到。竟不必做工夫也。好  
學章語類謂不遷不貳。猶有  
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

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  
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  
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  
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  
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  
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附  
蒙引。顏子之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  
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  
我者。本無足  
驕於人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之意同。猶今人謂願得不如  
此是守之非化之。則謂兩無  
字猶是用力字。其說固未可  
厚非也。  
呂晚村曰。盡天下之老友少  
而安宿懷之。此其輩也。然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  
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  
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  
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份按晚村所謂多少等級云  
云。即語類所謂其間多有節  
目也。朱子謂此是大槩規模  
未說到節目。蓋就大槩規模  
言之。而其間許多節目。固不  
待細言。而自包含其內矣。  
份按語類有云。願車馬亦無  
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

恐有語病。非定論也。愚觀語  
類謂子路據他。然是有工夫  
了。又謂二子都是去得箇私  
意了。此條則謂子路偶然如  
此。說出竊謂此三說最精。蓋  
子路平日然曾用過工夫。去  
得私意。故其胸次光明廣大。  
偶舉一事。皆足見其無所依  
戀。不私于己。非謂到此方粘  
定在此一事上做工夫也。  
呂晚村曰。看程子總論三條。  
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  
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  
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  
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却  
將子路止說做箇貧欲意氣。  
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  
真觀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  
象。先須識得仁字。又曰。朱子  
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

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  
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  
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  
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  
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  
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  
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語錄  
問老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  
兼愛曰。此是大概規模。未說到節目也。○問顏季皆  
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蒙引。老安少  
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  
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  
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  
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  
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

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  
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  
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  
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  
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  
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  
則心即仁。仁即心安。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而行之。無適非仁矣。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爾。程子曰。顏子所言  
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  
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  
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  
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  
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  
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  
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子底小。聖  
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



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遮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要能看破此意只做一路話頭逐層推進○困勉錄曰聖賢之志總是一箇公而不私而顏淵大於子路夫子又大於顏淵此大小之別也然顏淵與子路又有有待無待之別夫子與顏淵又有有意無意之別又曰小便有待有意大便無待無意總只是大小之分

言言子路 卷之三  
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蠱賊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

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附語錄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燭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著力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此為一伴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蓋子路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代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言皆是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更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又曰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



不然如入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  
 懲創不假脩為此其所以為異也又曰二子言志恰  
 如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了但著服藥隄防願得不  
 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曠然太虛了無一物○存疑  
 子路以物與物共者也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  
 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  
 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沂地  
 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朱子曰子  
 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  
 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  
 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  
 未至自得終亦不為外物而動矣曰是○胡氏曰以  
 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

份按曾子是德行曾當作顏

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  
 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皙之所至  
 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  
 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  
 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  
 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  
 崇共敞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  
 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  
 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  
 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  
 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甘敝緼而與人共  
 其輕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  
 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通考仁  
 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  
 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聖  
 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  
 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  
 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



問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已，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弘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於人故無施勞** 朱子曰：以善者已之所有，不自有於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 尚有勉行無施勞。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官勒音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

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

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工及羈勒之喻，朱子

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為已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為已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已私，不足以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已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為已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



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犬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大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問閭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綬至不親指師冕

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克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蹶躅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蹶躅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脩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附語錄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伐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



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

矣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

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

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

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

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為難自訟不

置能無改乎語錄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入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

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

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

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會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

訟存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是慎獨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故歎其未見大註悔

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但內自訟便有此意思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說統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



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天  
不肖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  
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  
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  
不相礙。○份按有真心者正  
是質美之人。非有一也。○翼  
註曰。好學要根忠信來。爲妙  
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恆者  
不一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  
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

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

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

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

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

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

自然好學。學者一出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

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

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論語卷之五


風子田道  
 吹字且元  
 不知文思  
 詩而學也  
 玄思當願  
 收也  
 米字  
 齊問  
 水在  
 與文  
 題



